

2016 年第六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山東）心得

羅珮瑄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歷史感的建立，必須倚賴一步一腳印走過，這一點對於身處台灣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者而言，是相當切身且深刻的體會。去年研習營在南京，主辦方之一的胡阿祥教授時時提點我們「磚瓦的記憶」，始終迴盪在我的腦海裡；今年承蒙大會不棄，再度給我機會，踏上齊魯大地，追尋曾經發生在這片土地上的種種故事，而遍布在這片古老大地上的磚瓦，比起南京則又更加久遠漫漶，無論是在山東大學的考古博物館裡看著三千年前龍山文化蛋殼黑陶杯令人驚異的工藝，還是親自循著泰山石階拾級而上，在錯落的裸石之間尋找可能的蛛絲馬跡，所有磚瓦的背後及其所在的空間人事皆有脈絡，作為廿一世紀台灣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者，我該怎麼去理解這些脈絡？又該怎麼去面對已然失去的歷史空白處？

促使我對齊魯文化發生興趣而申請參加研習的近因，在於上半年針對唐太宗〈帝京篇〉組詩的閱讀與詮釋，由於該組詩文本流傳的歷程充滿了斷片，歷來論者多半就字裡行間去推論成詩時間，其中一個依據即是太宗朝關於封禪的討論和態度。封禪議題的爭論起於貞觀五年（631）延續長達 16 餘年，其間三次朝野議論，第二次、第三次甚至都已經走到一半了，最終卻仍舊不了了之。揆諸史料，此時帝王與高層官員對於封禪的內涵呈現出多音複調的論述，逐漸鬆動原始王權與天地神權的連結，而轉為重視君主自我修身、實踐仁民愛物的德行要求，在〈帝京篇〉組詩的文本空間與君權展演當中，也可以發現這種轉折的痕跡。

變化究竟是什麼時候開始出現、究竟是怎麼發生的，我帶著這樣的疑問來到泰山。考察之前我們首先瀏覽了大會提供的各種文獻材料，諸如《岱史》、《泰山道里記》、《泰山述記》、《岱覽》等等，從秦漢封禪的刻石一路到明清修廟的碑銘，外加與泰山密切相關的地方信仰碧霞元君祠等，厚達 166 頁的文獻材料，多半都是清代官員所修的地方志，詳細記錄了泰山各方位景觀變遷，以及歷朝歷代所留下來的碑文內容，這些文字排列在刻本的直行框線之間，一如獺祭的魚，讀來真是讓人昏昏欲睡；偶有文人遊記點綴其間，記錄了一些鄉野見聞，比如張岱《瑯嬛文集》寫到岱山山腳下有牙家，「稅房有例，募轎有例，納山稅有例」，又幫忙張羅旅客吃喝遊樂，看來就像個現代旅行社，下一段則寫到東嶽廟前販夫走卒、斗雞蹴鞠、遊人如織，跟今日岱廟庶幾彷彿，這些敘述倒是令人頗有興味。但即使如此，缺乏「磚瓦」的文獻，並不容易尋索脈絡，對於泰山這個空間，對於這

個空間裡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們仍茫味無知。

我還記得考察泰山的那一天，雖然因為行程緊湊，只能搭乘纜車「快速通關」，然而沿途大家便開始「指認」，眼前這個氣象台是否就是〈圖考〉裡的日觀峰，那個無字碑好像一直都在那裏，唐玄宗的紀泰山銘是否本來就在這片摩崖刻石之上等等。指認是為了尋索脈絡，眼前的磚瓦在多元討論與文獻比對的過程裡漸漸明晰面目，當最後走進岱廟，看見牆上大幅的啟蹕回鑾圖，討論到藝術史上唐畫說、宋畫說、明畫說、清畫說的種種爭議時，那個讓我踏上齊魯大地、登上泰山最原初的疑惑赫然浮上心頭，變化到底是怎麼出現的？從泰山刻石到這樣的啟蹕回鑾圖，從《史記·封禪書》的紀錄到唐代太宗朝詳定封禪儀詔，像泰山這樣一座山嶽，身為五嶽之首，無論在地景、在壁畫、在君權展演、在地方信仰，交錯著天地與人間、神權與王權、中央與地方、官與民、仕與俗、公與私等種種關係，這些關係裡有些是重疊的，比如說明世宗為求子而東巡泰山，祭碧霞元君，地方求子信仰躍升成為帝王之家的命脈問題，泰山作為一神聖空間，比起秦漢時候的巡狩封禪而言，內涵又更加複雜了。

泰山的空間性質問題，從第一天小組討論開始，一路到最後都不斷地被提及與討論，而隨著研習營時程遞進，關於山東地區史前的聚落型態問題、青州造像的風格和傳播路線問題、臨清因運河而興也因運河而衰的現代性問題、乃至於儒釋道和天主教作為宗教議題在這片土地上激烈地交鋒，也在小組和綜合討論時間裡持續發酵。對我來說，比起南京的精緻，山東是粗豪的，不僅僅是兩地所涵括的腹地範圍有所差異，兩地所承擔的歷史經驗也全然不同，這一屆研習營從史前考古一路到近代山東，議題的廣度和深度也都不是短短 12 天能夠消化完全，而令我深深震撼的，則是學員們豐沛的學術能量，猶記倒數第二天晚上，大會決議自由活動，我們從大明湖畔一路遊覽、逛街、吃燒烤、喝啤酒，路上仍不忘轉進府學和關帝廟考察一番；半夜微醺回到山大校園裡，身旁的夥伴仍繼續討論著醫療史的話題；等回到台灣的時候，我的日程裡便多出了好幾個研討會。我想，正因為每個人的專業不同、視野不同、生命情調也不同，一期一會而激發出來的火花與情誼，也更令人備加珍惜。